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三目錄

詞臣九

何焯

吳廷禎

汪份

萬經

劉巖

朱書

吳瞻淇

宋至

楊開沅

劉青藜

弟青芝

陳厚耀

戚麟祥

徐用錫

張大受

補錄

劉青藜

王思訓

1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九

何焯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拂拭用之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恤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穎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旣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

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鯁有理偶語及故撫
吳湯文正事見鄉先生微反脣卽爲之氣息第然而他日點勘場
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
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嫌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
報罷其一旣僂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尙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
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
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旣 召試遂直南書房 賜舉人偕
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
入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 君一經品題
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於先生猶臭味然吹噓送上

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旨再教習
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
閉戶著書浮沈閭巷閒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廷加授翰
林院編修是爲歲甲午其明年有以蜚語聞者上還自熱河緣
道問何焯安在卽從迎駕所收繫之並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
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
字及詆譏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
夾中有卻吳縣令餽金一札橐並呈之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
遣內侍齎獄訶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直武英殿自若也方事
之殷也雷電交至銀鐺累累在其頸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

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事自辨
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譌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兒
乃有此人既出獄直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
置自便不了事者閒爲手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既艱既瘁痼疾乃
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閱觀博
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
不取輔漢卿曰此盃脫郎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
致堂曰此坐譚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苛濫不作亦不苟
爲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用我則慎斯
術以往非筆墨閒事也書籤壓鄴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再三必

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古
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根觸語悉付一炬成
焦土云喜譚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
而先生不肖爲背面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卽以如
意帖几上不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
聞未必非此輩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胷懷待之書法
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弄以爲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
句集注鋟其版貯禁中俟頒也惇行孝弟事後母者再而皆得其
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
而守節清苦己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杞瞻先

世當元統閒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先生曾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氏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於先生當顯矣旣室復亨仍不竟其用有子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諏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來因敘而系之詩曰

於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侯聽先生之初晉如而摧如值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俞俾禮堂定書一落千丈推墮兮滉瀆終遇雨以說弧蘇而復上將利有攸往匪辰匪已遽呼兮起起潤餘名於枯骨丹旄徙倚榮光在蒿里烏呼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緯稽諏兮子史翔

集繭絲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解人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烏呼先生安此幽宅

右墓誌銘方絜如撰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

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歆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胷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受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尙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尙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妄人也公又忤之大

爲所窘及尙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
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
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場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
國所知相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
其姓名 召見侍直南書房尋 特賜甲乙科入翰林兼侍直皇
入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
焉尋得 恩旨畱浮沈庶常閒洊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溪
薦得 召授編修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交構幾
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
稀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怖公入獄眠食如

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缺望之語又見其草藁有辭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卽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惜 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子旣熟知之矣其身後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慎不冝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干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

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嘘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
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
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
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
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
也子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爲行
狀而序之公諱焯字杞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
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
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
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

公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虞山之文而公頗
右之謂自虞山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
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
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
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尼於時穹窿山上帶草絲絲

右墓碑銘全祖望撰

先生諱焯字杞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閒以義行旌
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
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

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躋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 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游得成弘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